

(五十八) 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物價高漲及失業率仍不斷攀升，此兩項加總的「痛苦指數」再度飆破 7% 的趨勢，就教政府究竟有何良策能立竿見影的讓民眾找回「幸福」？「幸福」和「痛苦」是一種對比，每個人對這組對比的感受與界定有所不同，但若對維持基本生活水準條件愈不容易，且找尋工作困難的人而言，肯定是「不快樂」、「不幸福」的事。痛苦指數只是反映片面現象，對處在社會邊緣的弱勢族群或正逐漸消失的中產階級而言，比相對剝奪感更貼切的用詞是「被剝奪感」。因生產體制變革，工作機會被剝奪了；因物價不斷上漲，生活品質被剝奪了；因房價當作商品炒作，居住權利被剝奪了。更因貪瀆橫行，公權力不彰，人民起碼期待的社會正義與公平也落空和被剝奪了。這些都不是痛苦指數所能涵蓋說明的。按照官員的說法，痛苦指數不過是短暫現象，在每年七、八、九月份呈現偏高趨勢，等人力進入職場、颱風暴雨遠離，就會轉好了。但本席要問的是；因「被剝奪感」而衍生的「不快樂」與「痛苦」長久居高不下，這難道不是大有為政府該引以為憂的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隨著民生物價「漲」聲響起，小老百姓得更加省吃儉用了。據統計資料顯示，非耐久性消費品年增率與家外食物（外食費）的漲幅，兩者不但高於整體 CPI 漲幅，還創下三年多來新高。主計總處稱，七月物價年增率逾 2%，主要受到豪雨、颱風等天候因素影響，食物類大漲，蔬果漲價連動外食費用上揚，加上油料費、電價與燃氣價都處於相對高檔，使得物價居高不下。但現在已近八月底了，為何物價不降反升？是否意味通膨來臨？
- 二、除了物價高漲，另一項重要數據是失業率，物價上漲與失業率攀升兩項加總，即是所謂的「痛苦指數」。痛苦指數只是反映片面現象。買不起房子，經年累月繳房貸，常是台灣人的最痛。還有，M 型社會日趨畸型，豪宅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上，存錢的速度趕不上房價與物價上漲的幅度，相對剝奪感不也是台灣人的痛苦？或許，有必要再加上一項一起考量，那是小老百姓乖乖繳稅，少了一毛錢，國稅局絕不放過，可是我們的大小官員享用民脂民膏不算，還要貪污、違法、亂紀。以上這些都不是痛苦指數所能涵蓋說明的。
- 三、物價的快速飆高，是這一次民生痛苦指數迅速上升的最主要原因。自今年元月以來，國際油價飆漲，帶動海陸空運的運費也上漲，使得國內近幾個月來的物價「漲」聲不斷。更值得憂心的是，代表消費物價領先指標的躉售物價指數（WPI）於今年 8 月也出現 23 年以來

首度的二位數成長，年增率達到 10.34%。而這也顯示在未來一到二季國內物價走勢將持續向上，如果政府部門不早作因應，民生痛苦指數的再創新高是有相當大的可能性的。

四、本席絕對支持政府在外交戰場上為臺灣發聲，爭取臺灣的國際地位與能見度；但政府更重要的責任是把內政搞好、讓民眾有好日子過。如果上班族都為了怕飯碗不保、而得了憂鬱症，甚或是為了薪資所得不敵物價上漲的速度、而拚命加班，以至於壓力過重到想自殺，如此臺灣的競爭力要怎麼提升？在強權國際政治的現實環境之下，我們又要拿甚麼走出去？

（五十九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日前「代理孕母」再成輿論爭議話題，特表芻議。這是當今台灣社會仍然無法開竅的一個盲點，凡事寧可道德勸善，不敢制度興利。很多題目把道德高度推到凡人「可望而不可及」的地步，但卻枉顧因現實需要而引發的社會問題。代理孕母議題討論已久，衛生署在民國 94 年就曾研擬「代孕人工生殖法」草案，當時就有醫界人士認為內容保守，重防弊和規範，未從協助病人的角度出發。但縱然如此都還抵不過倫理的爭議，復加因仲介和費用的顧慮，最後不了了之。然歷多年後的現實面；則是很多夫婦花大錢私下或赴海外尋求協助，主管機關、醫界及所謂之「衛道人士」不會不知道，那麼；不管是否合法，既然一定會有人偷跑，那真的還不如坦然面對溝通、研討或開放好好管理。代理孕母只是諸多社會爭議之一。「道德化」是台灣社會喜歡戴的面具，言語道德及慈善或尚，但掩蓋了社會很多陰暗面和真實人生的需求。若政府凡事只政治正確，徒放言道德而怯於制度興利，那是否不有解決問題，也直指社會偽善的一面，讓台灣墜入偽善的泥沼，政府可以假裝視若無睹嗎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代理孕母只是諸多社會爭議之一，撇開道德的意識形態之爭，代理孕母市場之所以可以成形，表示生育和「母職」的分離已漸入人心，單親爸爸、家庭主夫或聘請代理孕母協助生育者等，都是越來越普遍的家庭形式。現實如此，造成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不孕症的案例增加、離婚率與失業率的提高等，只要不將維持異性戀小家庭作為絕對目標，那麼其帶來的後果，也有「進步」的一面：即負責生育工作的女性，不必然要負擔養育之責，可以有更